

巫雉与巫术

胡健国 著

海南出版社



巫雉与巫术

●胡健国著



海南出版社

琼新登字 03 号

巫雉与巫术

胡健国 著

责任编辑：李升石

海南出版社出版

(海口市滨海大道花园新村)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199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 插页：2 字数：312 千

印数：3800 册

标准书号：ISBN7-80590-264-X/B·16

定价：12.70 元

楚
雉
風
騷
湘
巫
意
蘊
議
古
論
今
求
索
真
諦

曲六乙

壬申年春

中国傩戏学研究会会长曲六乙为本书的题词

序

薛若邻

胡健国同志积大量资料，用数年心力，专门研究荆楚巫傩文化的《巫傩与巫术》一书就要问世了，他嘱我写篇序，我欣然允诺。

1981年初冬，湖南省戏曲研究所在湘西凤凰县召开湖南傩堂戏学术研讨会，开我国傩戏研究之先河。健国同志是这次学术研讨会的筹备人之一和主持人之一。会议之后，他专心研究傩戏和巫傩文化，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十年间，他出席了很多国内和国际的傩戏学研讨会，我们见面的机会较多，他每次提交给会议的论文，都有新的角度。我们这支傩戏研究队伍，十年来对傩戏和巫傩文化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诸如对巫的起源，傩的训诂，傩戏的形成和发展，傩戏的形态和分布，傩戏与傩祭的关系，傩戏的学术价值，以及巫傩文化的涵盖和包容，等等，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可以说是我国有史以来傩戏学研究队伍最多，规模最大的时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国际国内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也有薄弱环节，例如对傩戏的研究较多，对傩文化的研究较少；而在傩文化的研究中，又对巫文化研究得更少。健国同志的这本专著《巫傩与巫术》，就是对巫文化和傩文化的综合研究，是很值得瞩目的。

巫做为一种社会现象和人文现象，是原始宗教的产物，也是原始初民崇敬的人物。巫具有多方面的才干。

早期的巫既长于歌舞，又能施展法术，同时又是部落的首领，三位一体。这三种职能相辅相成，形成互补，于是，巫的内涵显得很丰富，形象显得很完美，在原始社会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传说巫是太阳神的使者，我们的祖先都崇拜太阳，三皇、五帝，无一不与日、光、赤、炎有关。象征太阳的神鸟是“乌”，所以“巫”音读如“乌”。在甲骨文里，“巫”写作“𠩺”，因为巫是太阳神的神使，需围绕太阳旋转，所以从象形上看，“𠩺”是旋转的象征。巫在祭祀时所穿的裙子，夏、商及西周、东周时是红色的，并且这种裙子全用无数飘带组成，旋转时纷纷飘起，形成一个红色的圆圈，象征着太阳的光芒。因此，巫总是与舞联系在一起的。《说文》释“巫”：“以舞降神者也。”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说：“巫之事神，必用歌舞。”夏商两周时代巫祀鬼神的歌词，惜全部失传，巫舞现在还有遗风。

巫的势力和影响，也随政治斗争而消长。颛顼相传是黄帝子昌意的后裔，被黄帝族征服的九黎族到颛顼时仍崇奉巫教，杂拜鬼神。颛顼下令禁绝巫教，强迫九黎族遵行黄帝族的教化。推想那时的九黎族的巫在祭祀鬼神活动中，可能是企图唤起种族情绪，或以巫教维系种族思想，对黄帝族统治不利，因而遭到颛顼的禁止。商朝时巫史之间的斗争时而尖锐，巫、史都代表鬼神发言，指导或干预政治和国君行动。巫的职责偏重鬼神，史的职责偏重人事。巫能歌善舞兼医治疾病，代鬼神传达意旨主要靠筮法；史能记人事，观天象和熟悉典故，代鬼神传达信息主要靠卜法。巫官和史官都争夺谁是鬼神发言的权威，商汤站在史官一边，也下令禁止巫风。可见从原始氏族社会的颛顼时代到阶级社会的商汤时代，巫并不老是得意的。但总的来讲，商人信鬼观念

很重，所以巫风还是很盛行。到了两周时期，国君开始重史不重巫，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说：“周公制礼，礼秩百神，而定其祀典。官有常职，礼有常数，乐有常节，古之巫风稍煞。”史官代替巫官掌握祭祀，并且这种祭祀已有正式规定，减少了随意性，史官也兼作诗歌，在争巫官的饭碗，这是西周的情形。到了东周，巫与医又开始分业，破除了早期巫兼医的惯例。总之，巫由原始氏族时代的三位一体的威风，降到只能在民间施展巫术了。上述的这种情况，主要是在黄河流域史官文化的中心地区，至于长江流域基本上还是巫官文化的天下。但历史发展到两周时期其中包括春秋战国时期，巫比原始氏族时期的地位下降了，影响缩小了，总的来讲是失势了。

总结巫风的失势，原因在于西周时期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铜器工具的广泛使用，历法推算的比较准确，医药水平的不断提高，宗族制度在瓦解，家庭制度在兴起，西周和东周（平王东迁以后包括春秋时期）处于社会经济、思想和文化的大变革时期，一批思想家应时而生，产生了敬天保民思想。他们认为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先进的生产和生活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以至国家的兴废，都是人民在起着重要作用。

到了东周中后期，孔子更表示出了对鬼神的怀疑态度，《论语·先进》述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针对死后变鬼而言）。但孔子并不是认为鬼神根本就不存在，而是如《论语·雍也》中说的：“敬鬼神而远之”。因为孔子怀疑鬼神并不是取消鬼神，只是“不语怪、力、乱、神”，然而遇到了民间举行雩仪驱鬼逐疫的时候，孔子并不回避，而且还穿着朝服严肃地站在阶下。《周礼·夏官·方相氏》载：“方相氏掌蒙

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时难”即“司雉”），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柩，及墓，入圻，以戈击四隅，殴方良（“方良”即“魍魉”）。方相氏的行为，虽有巫风的遗存，但方相氏已经不是巫了。书中所说的“黄金四目”，当与太阳之光有关，属于早期巫舞的遗存，但已经没有巫的痕迹了。然而巫仍在民间施行巫术，战国时代的“河伯娶妇”就是例证。

巫从原始氏族社会的巫政合一，到后来一分为二，但对国王君主的行动仍然产生很大的影响，仍保留着重要的发言权，到战国时期的被杀，使我们看到了巫的历史轨迹。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是巫风失势，地盘缩小，甚至难保性命的根源。但这决不是说巫就没有市场了，在科学技术很不发达的古代，巫是不会消失的。例如夏、商、周时期，当时的医药（草药）虽然显示了治病的功效，但服药带有很大的冒险性，因之国君吃药，臣子先尝，父母吃药，子女先尝。许悼公得了疟疾，长子许止没有先尝药，许悼公被药毒死了，许止内疚悲痛，哭泣一年也死了。故《礼记·曲礼》曰：“医不三世，不服其药”。

由于早期草药的危险性很大，所以巫祛邪治病仍有地盘。巫生存在民间，把他们的本领渗入到雉祭中，后来成为雉祭的主持者。他们既有辉煌的历史，也有凄惨的境遇，可是，他们一直生活在山乡田野，巫雉合流，从古至今，创造和维系着巫文化和雉文化。巫在历史上是有功绩的，他们帮助人们驱鬼逐疫，禳灾纳吉，祛邪除病，增强了远古先民战胜外部自然界的信心，加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其功不可泯。但是，巫也有很大的破坏性，例如“河伯娶妇”，在巫的导演下，竟穷年致人于死地，其罪亦不可恕。

研究巫文化和雉文化，必然碰到这种文化首先是中原发生形成，然后向四方辐射的呢？还是中华大地各自都有巫雉文化的源头，它们互相融合，互相影响，互相吸引的呢？我认为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中华民族的来源，是远古时代的黄帝族、炎帝族与夷族、黎族，苗族的一部分逐渐融合，长时期形成了春秋时称为的华族，汉以后称为汉族的。汉族是几个民族的共生体。中华民族经过春秋战国时代、魏晋南北朝时代、元代、清代的几次统一和融合，最后奠定了今日中华民族形成的基础。

在新石器时代，无论从北方的黑龙江，南方的海南岛，抑或东方的江浙，西方的云贵，都有比较精美细致的石器工具，都有形状差不多，甚至极为相似的彩陶器皿，我们总不能说这些东西是从中原流传四方的吧？那时的原始人，恐怕还没有那么大的旅游本事吧？应当说，这些生产和生活物质的出现，是人类生产活动的共生现象。我今年春天去海南省，在海南中部的通什市参观了黎族博物馆。看到新石器时期的彩陶，与中原的仰韶文化的彩陶极其相象，在远古几乎没有交通工具，大山大川阻隔，还要横渡琼州海峡，我想中原的仰韶文化是不大可能传到海南岛去的。例如中国有雉，非洲有雉，欧洲的保加利亚农村也有雉，也没有资料证明哪个国家的雉注定要向哪个国家流传的，世界各地的雉也是人类文化的共生现象。但是反过来看，又不能以人类历史的共同发展阶段的文化共生现象，就来否定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巫文化和雉文化的互相融合、互相吸收，互相影响。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巫官文化与史官文化就是在矛盾和斗争中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巫官和史官都声明自己是代表鬼神说话的权威，以干预王权政治，但

史官比较重实际，巫官比较重想象，史官在巫官的影响下，也搞起祭祀，也唱歌跳舞，我国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方法，恐怕是与史官文化和巫官文化的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又例如江西、安徽、湖南、贵州和云南原来各自都有自己的傩，可是由于军傩的出现，使之互相沟通，互相借鉴，结果使这几个地方的傩及傩戏，又有很多近似之处。

还有一些地方，例如广西、湖南、贵州、四川等省区，少数民族的傩戏和汉族的傩戏差不多，也使用汉语，有人据此就认为是汉化的结果，甚至怀疑这不是少数民族的文化。其实，中华民族的文化从来都是互相融合，互相吸收的。唐代的燕乐二十八调，其中的龟兹乐，就是从西域传入的。唐玄宗时杨贵妃编创的大型舞蹈《霓裳羽衣曲》，就大量吸收了西域音乐舞蹈，所以杜甫观后有耳目一新之感，曰“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宋代进入宋杂剧的“五花爨弄”，本是云南爨国人来朝带来的，当是彝族或白族的艺术。而中原文化对西南、西北文化也有很大影响。

序写到这里就要搁笔了，健国同志的《巫傩与巫术》一书，涉及大量的各民族间的巫傩文化现象，难度是很大的，但是，探索是有益的。谨为序。

1992年4月于北京

作者前言

巫，这个世界原始宗教的共生现象，在中国早期文字如《周礼》的记载中，还是被纳入官廷相当受人尊敬的祝官、乐官和医官。只是后来朝中巫覡干政，民间巫覡作祟，对国家和百姓造成了一些危害，加之巫又以社团形式参与了一些反抗朝廷的起义活动，累遭统治者的镇压和诬蔑，故自汉以后，巫覡的名声便每况愈下，巫教也从此一蹶不振，在历史中逐渐湮没无闻。但是，巫也曾有过黄金时代。这个时期在我国当是伏羲之后、秦汉以前。这是一个长达 5000 年至 10000 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充满着浪漫色彩的神话时代。中外考古资料和古文献表明，世界上在这个漫长的史前岁月里，巫，作为古代的高级知识分子为人类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古巫文化的领域，几乎涵盖了宗教神话、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医学术数、生产军事以及其他人类先民生活的各方面。从这种意义上说，上古文化即巫文化是不为过的。我国古巫文化范畴中，以逐疫歌舞为特征的另一类文化现象——傩，则对巫文化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当以黄帝教化为宗旨的史官文化及后来的中原文化占统治地位后，当巫被视为邪物而逐出历史舞台后，“傩”则以它独特的形态和顽强的生命力，保留了一部分巫文化传统，吸收了其他人为宗教的成份，容纳了各地各族的风情民俗，深深扎根于民间。傩源于楚巫，渊薮于荆楚，辐射于巴蜀吴越秦，世代繁衍，亘绵至今。然而，由于历史的偏见，迄今她在人们的眼中仍然是一个被迷雾笼罩着的朦胧体。

令人遗憾的是，长期来历代史学家和宗教学家对傩现象表现出十分疏忽的态度，造成巫傩史料严重匮乏，致使今天人们只能在洋洋大观的文献史籍中，寻觅出如同凤毛麟角般的只言片语。巫傩作为宗教不能跻身于正统祭祀的圣殿，作为学科它没有建立起起码的理论学说，作为艺术它又不能登上大雅之台，作为职业它

的身份还不及“下九流”。耐人寻味的是，就是这个地位卑微的巫傩，它的文化特质和意识形态在社会的底层中，犹如长年不断的涓涓细流，无声地渗透到了山陬湖野的千家万户，代代传承。可以说，从人类形成之初的神话时代，到宇宙飞船升天的现实世界，巫傩像一个五彩缤纷的幽灵，在人们面前堂而皇之地飘逸飞舞。傩的内涵包容了人类发生、宗教缘起、氏族形成、民风民俗等多种学科。这种奇特现象的本身，便是一个颇令人迷惘的研究课题，使人们不禁面对现实去思考它的存在价值。

我国学者对傩的兴趣缘起于20世纪初叶，当时为数不多的人对这隅不起眼的社会角落投下了一瞥关注的目光，对傩现象进行了初步而又十分可贵的探索。20世纪中叶，少数戏曲工作者开始对傩的艺术形态进行收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努力仅只是昙花一现。真正对傩文化的重视和对这块“处女地”的发掘，才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笔者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完成了彼时还鲜为人知的“师道戏”（傩戏）剧种词典条目，向巫傩文化的探索迈出了个人的第一步，并立即得到了当时既是领导又是师长的金汉川先生的支持。在他的鼓励和帮助下，对三湘四水的巫傩文化进行了较深入的调查，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并陆续将音乐与剧本分别编印成册，确立了我省傩戏巫傩属性的戏剧品位。随后又主编并为主撰写了国内省区性第一部《傩堂戏志》和第一部傩戏音乐集成。自此，笔者从巫傩艺术入门，不断向它的纵深探索，彻底卷入了“傩文化热潮”之中。

我国傩文化研究起步虽晚，但它内涵学科的交叉性和边缘性，很快便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现已逐渐形成了研究东方文化的、继“敦煌学”之后的又一个“热点”。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国内外学术成果的不断涌现，对研究人员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傩文化的研究实际上已进入了“诸子纷起，百家争鸣”的新阶段。本书便是在这种形势下酝酿并提笔的。愿它如同一块垫脚石，能为后人的深入研究起一点作用。



彩照一 湖南湘西雉坛所祀雉神

雉母、雉子（左）雉公（右）（见正文36面）

彭浩坤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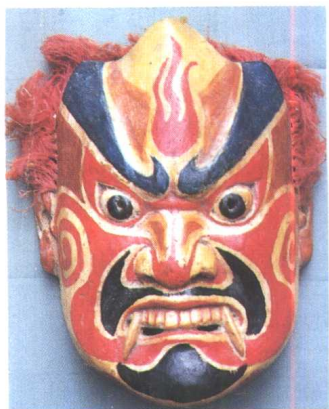


苗族、土家族、
汉族巫师作雉坛法事



彩照二

(见正文216、217面) 胡健国 摄



彩照三 湖南、贵州傩面具（见306—310面） 胡健国、胡万卿、蒋登忠等摄

安徽贵池傩戏《孟姜女》

(见正文 131 面)



贵州安顺地戏《三国演义》

(见正文 144 面)

广西桂林傩戏《白马三姑》

(见正文 303 面)



彩照四

胡健国 摄

目 录

序.....	薛若邻 (1)
作者前言.....	(7)
第一章 巫与傩.....	(1)
一、巫的南北分野	
1. 巫、巫术与宗教 (1)	
2. 羌氏氏族的三大集团 (4)	
3. 西北苗民的繁衍 (5)	
4. 南、北巫文化的比较 (6)	
5. 萨满巫文化与傩祭巫文化 (12)	
6. 方相、面具、蚩尤 (16)	
7. 萨满与傩祭的共性与个性 (19)	
8. 萨满与巫傩的共同命运 (24)	
二、傩神与开天神话	
1. 傩坛中的“祭祀神”与“宗主神” (27)	
2. 傩神的地域性与民族性 (29)	
3. “洪水神话”的波澜 (34)	
4. 上古血缘婚的折光 (40)	
5. 伏羲在巫傩中的地位 (42)	
6. 女娲与“踩九州” (43)	
7. 盘瓠—盘古事迹对巫傩的影响 (44)	
8. 古巫的历史功绩 (50)	
第二章 楚族与巫傩	(55)
一、神话中度过童年的楚民族	
1. 祝融氏及其后裔 (55)	
2. 大巫熊绎为楚奠基 (56)	
3. 楚庄王饮马黄河 (57)	
二、傩文化滥觞中的巫、神对抗	
1. 顓頊南下为楚先祖 (58)	
2. 蚩尤与黄帝的“古巫大战” (59)	
3. “三苗国”的崛起 (61)	
4. 重、黎“绝地天通” (62)	
5. 楚巫报复顓頊的特殊手段 (64)	
6. 舜逐欢兜于崇山 (65)	
7. 禹制祭器，从原始宗教迈向人为宗教 (67)	
第三章 巫傩幽灵	(73)
一、周代：巫傩的规范	
1. 周公制“礼”，巫、祝分治 (73)	
2. 傩祭形成理论中的两个时代缺	